

去年金秋十月，我们这帮上戏66届生活在上海的老同学有个聚会。这一晚，一位特殊来宾的践约，尤令我们兴奋。他就是曾经带了我们四年的授课老师——李志舆。

我们的李老师非常“知识分子”，内敛而长于思索。表述的想法都经过深思熟虑、仔细推敲，一字一句从他嘴里缓缓流出，令你记忆深刻。这一点倒颇像他的指导老师——朱端钧和田稼。也是因为

这个，他烟抽得很凶，想改也改不掉。不过在课堂上看着他皱着眉，手上支烟的神态，还是挺有男人味儿的。他也不常笑。但一笑起来，满脸的褶子，似阳光灿烂。那时候，大家最在乎的自然是表演课上小品作业，老师下评语，好比法官宣判那样。每每当他垂下眼睛陷入沉思之际，那一两分钟的震慑力，会令个别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生也有几分敬畏，尽管李老师的作评语时，心平气和，从不表现出激烈的言词和神情。

老师身上焕发才气是实实在在把我们征服了的。毫无疑问，他崇尚和承继的是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。我感受特别深刻的，是李老师总是强调，演员要重交流、重感受，要时时刻刻真想真听真行动，不要去表演，而是要生活在舞台上，体验和完全融入角色。这种朴朴实实的境界，实在又是

### 胆小如鼠

夏伯年

鼠年快到了，想到一句话：胆小如鼠。老鼠也有胆大的，结果都被捕鼠器夹住；许多人出事，也是因为“胆子”太大。

我在审计第一线时，有人劝我“捣捣浆糊”，我说我不敢，有人说我“胆小如鼠”；最近有人发给我微信，说可以免费领取什么羽绒服，我说我不敢，有人说我“胆小如鼠”。诸如此类例子很多，其实我心里很明白，我不是“胆小如鼠”，我是一不贪，二是理性。

胆子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在两者之间把握好度，才是人生的真义。



是，李老师也就很不屑和反感那种表演中的匠气、刻板假门儿假事儿、不走心。我们在晚宴席间也会涉及到现在时某一些演员的作为。李老师也发表自己的见解，虽只是谈笑般三言两语，即刻会引起我们的共鸣，更会有一种业务上收获多多的感觉。

说实在的，我并非李老师的得意门生。我更多

## 咱们的李老师

童自荣

的是从课堂生活中的诸多失败领略到真听真行动道理的真谛。比如，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排过一个片断，表现一个空军部队里的两个老战友间的思想冲突。李老师坐镇，他两边还坐满同学观摩，这阵势已让我想打退堂鼓。按剧本提示，为了冲淡两人间的火药味，我先克制自己，主动向对方递上一支烟。可是，因为内心慌张，根本没有意识到点烟之后火柴梗未掐灭，匆匆往火柴盒里一塞就搁进裤袋里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裤袋里冒出了一股浓烟。闹出这样的笑话，我自自然然心情极沮丧。而李老师却一反常态，未作任何评语，因为他体察到我已经明白应当如何吸取教训了。

李老师对我总是格外宽容，这使我对他有一份高度的依赖感。我后来鼓足勇气请他助我一臂之力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那是1972年，我和一批同学面临上



戏的重新分配。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机遇，如若错过，也许将终身难圆我想进上译厂从事配音工作的梦了。我于是找到李老师，倾诉了心愿。事实上李老师亦是根据他对我的了解，并考量了我的种种情况才郑重允诺帮我争取一下。当时，他并没说什么大话，此后似乎也没什么下文了。后来的事实是，197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跨进了上译厂。多少年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他当时特地托了他的瘦

子——李纬的爱人、电影演员张莺老师。张莺老师跟老厂长陈叙一夫妇是多年的老友。张老师个性豪爽，又善磨人，在我们老厂长面前“狠狠”发话：要不收下我，每天上他家去闹，缠得老厂长哭笑不得。这个内幕，还是前年张莺老师在一个月朋友聚会上当笑话

话说给大家听的。李老师是很典型的单纯纯洁戏、清清白白做人。在我印象中，除了一门心思投入教学、演出之外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，似是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因此，那一日忽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是李老师要结婚了，我们居然会大吃一惊，都拼命猜想，到底是何方仙女竟能博得我们上戏才子的青睐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初那几年，他以高涨的热情，参与拍摄的“伤痕”电影中，就鲜明地融入了他的种种思考。“文革”之前，他是首先出演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中林育生这一角色的。“文革”之后的二十余年，更是频频被邀去塑造电影、电视剧中的主要或重要角色，如：《苦惱人的笑》《巴山夜雨》《徐悲鸿》等等。他扎实的表演功底，不但助他成功地塑造了角色，也以他的实践，为我们这些学生一次又一次地作着卓有成效的示范。

也因为李老师对艺术依然执着的追求，四年前，差点送掉他一条命。当时他正担纲一部电视剧的主

角。不料戏即将杀青时，急性前列腺炎突然袭来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他强忍剧痛不去就医，坚持把戏拍完。三天后，戏拍完了，李老师也被十万火急地送到医院抢救……打那之后，李老师深深简出，不再接什么戏。我想，这样也好，身体健康第一重要。在调养好身体的前提下，但愿李老师能匀出一部分精力花在写作上，把自己毕生教学、演戏的经验无遗漏地总结出来，相信对后来人定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按李老师的做人原则，总是凡事能让则让，与世无争。但若是逼急了，忍无可忍，他发起脾气也是很吓人的。曾出过这样一件事：正逢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一场朱端钧大师的纪念研讨会，其间，怀着虔诚的敬意，李老师用心再三推敲，写就了一篇学术分量很重的文章，特地用特快专递送交学校有关

印象。有一次西装革履，端了一个玻璃保鲜盒，拿来请大家吃荠菜肉饼，声称荠菜来自网购，只因忆江南。“那肉呢？”小郭问道。“肉么，怕坏掉了，所以做了肉饼。”众人无语，默默吃完肉饼，一致称赞美味——味道吧，清淡中带着点鲜味，也挺不错。

小郭博士喜欢此地，把自己家的行军床搬了过来。入伙103之时，刚好送别一个要去文明古国交换的学生小烦。山谷子叫上忙着办会的得力助手小Daisy，让俩孩子一起叫外卖。两个学生聚首沉思，讨论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一：“午饭吃什么？”老师看来，就已经是一幅最治愈的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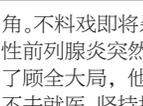
## 读王蒙年终盘点

涂俊明

岁末年初，盘点过往。日前，读到王蒙先生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里盘点自己的2019年。区区七八百字，精练总结一年光景里“十大收获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没有料到，2019年成为一个丰收、吉祥、涨潮的特别的一年”。十条“增长率”之后，老作家也有一条“负增长”，这就是他在2019年“盘点”里的“末点”：“健康状况有所下降，每天走路步数由平均8600降到6300左右，听力日益下降，牙齿再次断裂，偶有腰椎压迫症状出现。我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。”给自己做年度总结，没忘回顾生理身体健康，此乃王老“盘点”与众不同之处。

年终岁末，单位都得总结全年，条线总要归结运营收支，家庭也会回顾结算。作为每个人的自我年度总结，理当该有。这一年里的客观收益或成长、成绩与失误，梳理一下，查漏补缺，调整思路，迎接来年的精彩……这些多半是人们岁前年底的必经程序。王老的年终盘点，可谓成绩斐然。可是，他倒好！成就十条，每条皆是“逗号到句号”，全是一句完完整整的话就说清道白了，没有那些背景缘由铺垫，也无华丽辞藻描述，更无心理活动啥的赘述。即便是盘点健康，也是现象、指标、数据、运动、措施一并简洁明了，字字珠玑，清清爽爽，无半点拖泥带水的话语。是这位大文豪无语可说？还是一年中他的经历之善可陈？那可绝对的不是哈！说到这里，我们真该好好学学老人的“短文风”！

哎，说到“短文风”，不知不觉地又写多了不是？就此打住！



负责人。谁想得到，从此之后就没了音讯。一问才知，此文竟告遗失，肇事者还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惹得李老师拍桌子大光其火！我们听说此事，也个个都摩拳擦掌，义愤填膺。须知，李老师的文章没有留下一个字的底稿啊！

如今，我们这些做学生的，连年龄最小的亦年过六十，而李老师更是奔着九十去了。岁月如梭，如果我们的点滴成就就能博得老师欣慰一笑，是我们的最大快乐。望着老师更加稀疏的白发，望着他脸上刻下的深深皱纹，我们在心里说：不管这世道怎样变化，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良师益友。

北风呼啸，我在室内听得见狼嚎般的嘶哑声，分明是冬天在宣布霸王条款：“我要降温了。”起初住进高楼，只要稍微留点窗户缝隙，寒风带着狼嚎就钻进了里屋，霎时让人紧张。但若是门窗紧闭，再诡谲的寒风也枉费心机，乖乖地绕道而去。久而久之，我不以为意。

然而，我住在市内棚户区的时候，没有听到过寒风如此疯狂地呼啸。也许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矮房子，阻挡不了寒风，它索性肆无忌惮，飘然而过。秋去冬来，早已把经受不了考验的树叶扫荡得一干二净，光秃秃的树枝连着瓦片加牛毛毡的房顶，赤裸裸地袒露着，等待冷飕飕的洗礼，僵手僵脚。尽管低矮匍匐式的棚户区激受不了寒风的张狂，但它有偷偷摸摸的嫌疑。我家小阁楼的老虎窗、无情的变形门缝，全是寒风的可乘之机。深知寒冬无情的我，就像包扎过冬树木那样，把窗户糊上了牛皮纸，木门贴上了海绵，门窗关闭得严严实实。但是，阁楼上的屋顶始终是冷冰冰的。一股冷气偷偷地从牛毛毡或者从U形土瓦中钻进里屋，钻进被窝，钻进心骨，试图凝固房屋主人而后快。更为难堪的是狭小的房子没有卫生间，不管风雨交加，还是大雪纷飞，方便也要去公共厕所报到，半夜“呼噜呼噜”一个来回，再想睡暖全身，估计天上就要泛出鱼肚白了。

有一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临近年关，小阁楼不足30平方米，但也总要收拾打理一番。忙里忙外过后，身上一股怪怪的味道难耐，可附近的浴室早关门打烊了。若是夏天，大伙儿习惯了光着膀子在自家门前淋个痛快。眼下天寒地冻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？我和妻子想出一个办法，利用门前方寸空间，用彩条布围了一个圈，把浴罩吊在雨棚上，当作临时洗澡间。夫妻二人轮流烧水做服务员，同时身兼“站岗”职务，顶着寒风用热水三下五除二一蹴而就。邻居路过，笑称道：“老王，挺有创意的嘛！”我笑答：“从东边弄堂里学来的，因地制宜嘛。”这个别具一格的洗澡间，就这样解决了好几个寒冬的难题。

冬去春来，我终于告别了那不堪回首的棚户区岁月，拥有了舒适的高楼住宅。如今，进入冬季，洗澡开启浴霸，本来是暖融融的乐不可支，突然间却会生发出一阵寒栗，那个寒冬的故事，仍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。

前不久，我冒着寒风，不，是带着好奇，察看了那片动迁的地块。若不是路牌始终如一，真不敢相信是我留下故事的地方。看着一排排高楼，我似乎矮了许多。但我心里是热乎乎的，因为棚户区变了模样，每一寸土地的价值在升华，体感到了申城蒸蒸日上温度。也许居住在高层的居民和我一样，眺望窗外舒展情怀。偶尔寒风吹来，关好窗户就是。寒冬过去是春天，生活在这个城市就好比顺嘴吃甘蔗，越吃越甜。



## 寒冬过去是春天

王树才



## 七夕会

见到了刀光剑影，耳闻声嘶力竭的厮杀声。今天保存海德堡的遗迹，不是为了仇恨，而是为了和平，为了警示。

当我回到古堡前的大阳台，见到它向每个到此游览的客人叙说着历史——战争与和平。

海德堡城堡建于十三世纪，历史上几经扩建，历时400年才完成，是欧洲最大的城堡之一。走近才能感受到那种哥特式、巴洛克式及文艺复兴三种风格的混合建筑艺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力。古堡的历史节点很多，最重要的还是毁坏城堡的17世纪那场法德战争。看着古堡劈成两半、裂而不毁的残留遗迹，仿佛眼

残留遗迹，仿佛眼

## 战争与和平

钱政兴

## 摄影



## 红楼笑梦录

黄峪

荐信的年轻人，谈到宿舍快关门才散去。最喜欢去邻居那儿找吃的，以至于该系师生们一见其面，便自动奉上来自海湾各国的食物。常驻104温柔娴静的小星助理，胳膊肘往外拐，把咖啡厅里的宝贝一一献上。

红楼老一端还是有来自江南的性情中人老范，同样爱美食，谈吐风雅，穿衣讲究。时而一身淡蓝亚麻西装三件套，翩翩其姿。问其何所去，却轻描淡写答道：“我去监考，把学生吓他们一吓。”南方天气炎热，有时他便身穿一件价格不菲的上海白玉兰无袖衫，短裤凉鞋，飘然而至，给精致优雅的韩国副教授留下深刻